



Der „Übermensch“ oder  
der „Augenbaum“

小誌創作者

**路熙**

2011年創辦《毒草 Toxic Weeds》小誌，數度以小誌創作者身份參與各式講座，同時也致力於推廣小誌文化，進行「小誌簡史」等專題講座與工作坊，2020年以募資方式通過《小誌指南》出版計畫。

| [facebook.com/toxicweedszines](https://facebook.com/toxicweedszines)

在某個時刻，人類發明了書寫。我們可以把書寫是為手的延伸，而在這樣的意義下，書寫幾乎是生物性的。書寫是與身體立即且直接相連的溝通技術。一旦發明了這回事，你就再也無法放棄它了。我再說一次，這跟發明了輪子是一樣的。我們今天的輪子就是史前時代的輪子。然而我們的現代發明，諸如電影、廣播、網路，這些都不是生物性的。

→ Umberto Eco, 〈開場：書不會死〉

1938// Together with engineer Otto Kornei, an Austrian immigrant, the American physicist Chester Carlson invents xerography, a reproduction technique that is the base for the majority of today's copy machines, laser printers and LED printers.

→ Bernhard Cella, "The Downfall of the Gutenberg Galaxy"

請先簡單介紹自己，什麼時候開始對「小誌」產生興趣，又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開始做「小誌」呢？

差不多在 2008 年，我 14 歲的時候開始做獨立刊物。那時候唸國中，對體制和學校會有些自己的想法。當時在信義誠品看到《破報》覺得很有意思，我就開始學著自己做獨立小刊物，把想法寫出來、畫一些漫畫然後影印，用很便宜的價格賣給大家。

後來開始做《毒草》是在 2011 年。因為那時認識了在信義誠品工作的「透明雜誌」吉他手張盛文，他介紹我一間在西門町的店「解放之聲」。因為高中下課都要去台北車站補習，就會繞到西門町去看，也是在那邊認識了 zine，主要是美國龐克做的 zine。後來知道台灣也有人在做這樣的龐克小誌，例如「共力社」，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做關心的社會議題。當時看到就覺得，哇，世界上有人這樣做刊物，覺得很高興。

當時我比較關注的是都市傳說或奇聞軼事等社會案件。2011 年左右，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網路變得很發達，很多網路新聞和「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會用很聳動的標題，但內容卻是空洞的。有次我在內容農場網站上，看到他們說全世界謀殺率最高的地方是在墨西哥的一個小鎮，剛好那時在「解放之聲」看到的美國龐克小誌也在講同樣的小鎮，但切入點是在談那個小鎮之所以謀殺率那麼高，是因為政府的腐敗導致毒梟的猖狂，又因為美墨貿易的逆差讓當地有很多貧窮的工人。寫那本小誌的人並不是專業的記者，而是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收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exists in order to end up as a book.

“The Book, Spiritual Instrument”

→ Stéphane Mallarmé,

集到的資料來探討這個議題。我當時就想說，其實同樣一件事，你可以為了賺流量弄一個很空洞的網站文章，也可以帶著真正想關心的態度，從自己所知的做出發，比較認真的處理。

我就覺得這樣很酷呀，所以就開始了《毒草》的第一期，裡面主要的內容就是這個小鎮發生的血案。

**你做的小誌《毒草 Toxic Weed》這個名稱有什麼意涵呢？為什麼叫「毒草」？**

有好幾個原因。「毒草」和「香花」的概念是魯迅提出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借用這個說法，不符合他的政治理念的就是「毒草」，例如一齣戲或是一本書，可能就是「大毒草」。那時看到這個詞覺得很好笑，仔細去想蠻有意思的，因為「毒」沒有好或不好，而是要看環境和使用方法。

另外是江戶川亂步有篇蠻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內容是說有兩位年輕人坐在河邊聊天，在講生活和社會的狀況。其中一位講到他家附近有一對很窮的夫妻，生活窮困又沒有避孕觀念，養了很多小孩。這兩個人就聊到，為什麼知識份子、或是比較有資源的人不生小孩，反而是窮困的人越生越多？這樣是不是會造就更多的窮人，而那些家庭也可能陷入永劫不復的窮困地獄呢？這時其中一個年輕人指著河邊的一株草，他說這是一種毒草，如果用某種特殊的方式萃取的話，懷孕的婦女吃

為什麼不專心研究智識的歷史、大師之作的歷史、偉大心靈的紀念碑呢？福樓拜所珍惜的蠢話，在我們看來是極其普遍的——這是不證自明——也比那些歷史和紀念碑更豐富，更具有啟發性，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對的。→ Jean-Claude Carrière，〈歌頌蠢話〉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development toward print as a valuable object can best be observed in the contemporary do-it-yourself book and zine scene. Until the late 1990s, this scene was mostly focused on radical politics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contemporary scene however is more fascinated with the collection of visual-symbolic information into carefully crafted paper

objects. Despite its loyalty to print, this new generation of DIY publishers has created offline networks for pri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which, in their bottom-up structure and peer-to-peer ethic, very much resemble internet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they create is meant to remain offline and not be digitized, thus requiring a physical exchange between publisher, distributor, and reader. → Alessandro Ludovico, “Post-digital Print: a Future Scenario”

了會流產。後來在離開河堤的時候，發現他們剛在討論的窮困鄰居太太原來一直在旁邊聽，過了幾個禮拜之後，那整個貧民窟幾乎所有的婦女都開始流產。在故事裡那樣的風氣下，墮胎是很禁忌的事，但對貧苦的人來說卻是解脫方式。這個故事在探討道德、貧苦、生存……那這個「毒草」究竟是好或是不好？好像不是這麼絕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其實很多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雖然我們避而不提，但是確實存在。在《毒草》介紹的案件或是主題，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或是噁心、甚至讓人感覺恐懼的，但其實我們去接觸和了解，才會有消化和解決的可能，這可能也是比較正面的方式。

**2011 年因為網路的「內容農場」讓你開始想做小誌，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紙本刊物形式？你對於 zine 的想法又是什麼？**

我會覺得紙本比網路形式更有意義的原因，是因為線上的東西匿名性比較低，就算我們不是用真名，只要有有心人去追查，所有資料都是可以查到的。但紙本卻不是。投稿到《毒草》的人，有時候連我也不知道是誰。我想提供這樣的平台，可能平常生活是一個身份，如果對某個主題有想講的東西，可以透過《毒草》來發表，不用擔心別人會不會覺得你有奇怪想法、或是你的腦袋裡有毒草。

另外就是線上的東西有即時性，可以很快就 po 出來，一個按鍵就刪掉。

我們處於移動、變動、可以更新、朝生暮死的事物當中，在這個年代裡，荒謬的是——我們在前面也說過——我們活的越來越久了。  
→ Jean-Claude Carrière, 〈雞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1930// The first fanzine, titled [redacted] The Comet, is published by the Science Correspondence Club in Chicago. The term “zine” as a designation for self-published magazines within fan culture was first used in the 1946 summer edition of the science-fiction magazine *Startling Stories*, published by Standard Magazines in New York.

1991// On August 23, the first website is accessible over the internet and the World Wide Web, developed by Tim Berners-Lee at CERN, can be accessed by new users. From this point onward, online publishing increasingly becomes an alternative to print publishing. → Bernhard Cella, “The Downfall of the Gutenberg Galaxy”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no text exists outside of the physical support that offers it for reading (or hearing) or outside of the circumstance in which it was read (or heard). Authors do not write books: they write texts that become written objects—manuscripts, inscriptions, print matter or, today, material [redacted] in a computer file.  
→ Guglielmo Calcallo and Roger Chartier,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我會覺得線上的東西常常可能比較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很直接就表達出來。但紙本的話，因為需要寫下來、也意識到會以實體方式流傳，文章可能就會有比較完整的結構。這又回到我剛說的，在網路的內容農場裡就是很多零碎資訊的句子，沒有完整和深入。我本來就是想透過《毒草》知道其他人的更多想法，所以用紙本的方式，也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在面對很多議題時，我們可以用更深層的思考和探索，不一定是表淺或情緒性的。

剛開始做 zine 的時候，我也去探究了 zine 的來龍去脈是什麼，後來整理成「小誌簡史」歸納我對於 zine 的定義，或是說我比較認同的 zine 的作法。第一、它是由一個人或一小群人做的，不是由大公司或是指導單位，而是純粹自發性的。第二、它是非商業性的，做 zine 不是因為要賺錢、也不是為了獲利，不是為了推廣品牌、或讓更多人看到產品。第三、內容主題是比較獨特，甚至怪異的。另外，我自己覺得，zine 的內容重點不是做的人是誰、也不是作者本身，而是主題本身，<sup>-p. 119</sup>是有匿名性的感覺。如果是以這樣 zine 的定義理解，台灣過去也有人做小誌，只是當時沒有用「小誌」這個詞，而是叫「地下刊物」，例如 90 年代校園裡的地下刊物《台大人文報》、《苦悶報》、《甜蜜蜜》、《大便報》、《宣統報》等等。

用這樣的定義來看，有些創作者可能會做一些對我來說比較不像「小誌」的東西，其實也可以用其他詞做歸類，例如「攝影書 (photobook)」、「微型漫畫 (mini comic)」、「藝術家書籍 (artist's

book)」、「小書(chapbook)」，或甚至是「作品集(portfolio)」。

### 請分享你做過的小誌，例如《毒草 Toxic Weed》和《家庭》系列？

《毒草》一直到第9期之前，都有一個封面主題，裡面也會有與封面無關的其他專欄和投稿，我比較像編輯的角色。後來就是一本一個主題，例如第9期在講川普、海濤法師、邪教和freak show領導人的故事。第10期的主題是15歲以下的殺人兒童。

其他系列，例如《ORANGHUTAN》，這本小誌是在介紹紅毛猩猩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有次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在講紅毛猩猩需要大家的關注和捐款協助。我就有點好奇繼續往下找，後來看到一則新聞，說台灣曾經是紅毛猩猩在世界上數量第三多的國家。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紅毛猩猩的原生地並不在台灣，為什麼數量會那麼多呢？原來是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很多有錢人會去買紅毛猩猩來當寵物，弄到台灣變成有很多紅毛猩猩，甚至到世界第三高。

所以我就規劃了一系列新的小誌，第一冊主要整理了台灣和紅毛猩猩的關係。從日治時代動物園的紅毛猩猩，到1970年代華西街裡有紅毛猩猩在蛇店招攬客人，在電視節目裡有紅毛猩猩當主持人，甚至90年代紅毛猩猩大鬧台北街頭的新聞故事。80年代台灣有「走私王國」的稱號，對台灣的國際形象打擊很大，加上國際情勢一直在斷交，當時政府修了動保法，很多私人養的紅毛猩猩就被棄養，有些會送到屏科

當這一切都是透過電腦來到我們

身邊，沒有任何秩序，不分層級，未經挑選，那麼我們如何篩選？換個方式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知這個記憶是選擇、偏好、排斥、有意和無意忽視的問題，明知我們後代的記憶跟我們的記憶不一定會有相同的性質，我們要如何製造我們的記憶？複製人的記憶又會是如何？→ Jean-Claude Carrière，〈列出所有參與滑鐵盧戰役的人名〉

大的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或台北市立動物園。

在做這本小誌時，我把部分收入捐給這些機構，甚至有台北市立動物園的員工跟我買。第二冊也在規劃中了，應該會介紹一隻非常喜歡妮可·基嫻（Nicole Kidman）的猩猩。因為紅毛猩猩和人很像，所以澳洲有一個動物園平常會把人使用的東西拿給紅毛猩猩玩，包括很多舊雜誌。他們發現有隻紅毛猩猩會把妮可·基嫻的照片都撕下來、收集起來。我覺得非常特別。

另外，《家庭》小誌的由來，是我大學時在學校圖書館看到《家庭月刊》雜誌，那是由台視從 70 年代中期開始出版的月刊，內容是各式各樣和生活有關的消息，可能因為主要讀者是家庭主婦，裡面有很大的圖片，很多圖片我都覺得很有意思。例如 80 年代的雜誌裡有一些墮胎廣告，不知道是編輯故意還是怎樣，在《家庭月刊》裡有時同一個開頁，一半是墮胎廣告，另一半卻是幼稚園廣告。

我的作法就是把一期《家庭月刊》裡面的內容，把有趣的部分影印拼貼，再變成一小本的《家庭》，因此《家庭》小誌裡所有的元素都是從那一期的《家庭月刊》剪出來的，在拼貼過程我會想怎樣做比較有趣。像是有一期裡有劉文正的專訪，包括他高中時期的照片。訪談中，劉文正提到覺得自己實在太帥了、夢想都實現了，雜誌就說「劉文正你要好自為之」。我覺得很酷，因為早期的雜誌那麼嗆，而且應該很少人看過劉文正高中時期的照片吧！

1517// On

October 31, Martin Luther publishes *The Ninety-Five Theses* that should lead to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Wittenberg (Germany). During the following months, copies spread all over Europe, from January 1518 onwards they circulate also in German translation.

→ Bernhard Cella, "The Downfall of the Gutenberg Galaxy"

除了小誌之外，也請你談談你做的「小誌簡史」和其他相關的工作坊？

講座的部分，主要是希望大家認識「小誌」的發展歷史和文化背景。我會用講故事的方式，透過歷史上比較知名的小誌，讓完全不懂小誌的人，知道其實生活周遭有很多事情，是因為小誌才變成現在這樣。最開始會介紹的就是像西方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超人角色的創作者故事、啟發樂評刊物《滾石》的小誌 *Mojo-Navigator* *Rock and Roll News* 等等……以這些在歷史裡大家可能知道的人物或事件，去談和小誌之間的關聯，以及小誌的可能性。

工作坊的部分就有不同形式。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幾年前在台中有個社會企業「角落微光」，目標是在幫助街友，讓街友自立更生。因為很多街友對城市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角落微光」會找街友來做導覽的訓練，讓街友帶旅遊的觀光客去認識台中，一方面讓觀光客用不同的角度認識台中，也能把收費的部分分給街友，讓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其中有位街友順福哥，因為他非常喜歡小動物和小朋友，平時他會在路邊撿報紙，只要報紙裡面有小動物或小朋友，就會把他們剪下來放在自己的剪貼簿裡，然後會一邊導覽一邊跟大家介紹他收集到的動物圖片給大家看。當時在「角落微光」有位工作者是《毒草》的讀者。因為《毒草》一直說人人都可以做小誌、表達自己想關注的議題，她就想說讓順福哥也做一本小誌，讓他自己去賣。所以「角落微光」就找我去帶工作坊，讓現場的員工認識小誌的概念，也讓順福哥用自己

The poor  image is a copy in motion. Its quality is bad, its resolution substandard. As it accelerates, it deteriorates. It is a ghost of an image, a preview, a thumbnail, an errant idea, an itinerant image distributed for free, squeezed through slow digital connections, compressed, reproduced, ripped, remixed, as well as copied and pasted into other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 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

的想法做出小誌。

那一次我帶很多舊雜誌、舊書報去，請大家把自己喜歡或是覺得好玩的圖片剪下來，或是把想說的話寫在圖片旁邊。一開始順福哥也是有點抗拒，覺得「我又沒讀書，怎麼會做這個」什麼的，但後來在翻這些材料時他也就開始剪一些牛啊、車子等圖片，也做成一本他自己的小誌。像這樣做小誌的過程和結果都蠻有趣的，也會讓人覺得小誌可以有更多連結的可能。

2020-07-29